

这里,曾走出收复新疆的民族英雄,也曾见证摘下山东巡抚顶戴花翎的革命者——

# 一座夏公馆,半部近代史



夏辛酉展厅

古县郓城,历史悠久,底蕴深厚。自商王徙都于此,春秋筑城以“郚”,水浒遗韵流转千年,文脉绵延不绝。县城北门街巷深处,一座青砖灰瓦的院落——夏公馆,历经百年风雨,不仅是清代官式建筑的珍贵遗存,更似一部立体的史册,浓缩了晚清至近代中国的沧桑变迁,承载着一脉相承的家国情怀与文化理想。

近日,记者走进修缮后的郓城夏公馆,探寻其背后的历史回响,以及一座老建筑如何在新时代重焕生机。

步入垂花门,内宅天井豁然开朗。正房悬挂的“夏壮武公祠”匾额,静述着这座宅院最初的荣光。

夏辛酉(1843-1908),郓城夏庄人,起于左宗棠麾下,平定西北,收复新疆,遍历西域三十六国故地,战功赫赫。据载,甲午战争中,他防守登州,指挥了那场惨烈海战中清军“唯一的一次胜利”。八国联军侵华时,他率军拱卫京畿,后又回防山东,使齐鲁大地免遭联军铁蹄践踏。郓城县

为其修建此馆,既是朝廷褒奖,亦寄托乡梓对英雄英雄的崇敬。

然而,夏公馆的故事远不止于一代武将的功勋。其长子夏溥斋(号逢唐,1883-1966),为这座宅院注入了更为复杂而深刻的文化基因。

青年夏溥斋,既是旧体制下的官员(曾任河南汝阳道台等官职),也是新时代的呼唤者。他阅读《时务报》,接纳新思想,最终在辛亥革命浪潮中,成为山东独立的关键人物之一——亲手摘掉巡抚孙宝琦的顶戴花翎,宣告山东脱离清廷。那一摘,摘落了一个旧时代。从清朝道台到革命先驱,夏溥斋的身份转变,缩影了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中,无数仁人志士的艰难求索。

民国肇建,政局纷扰。夏溥斋经历宦海沉浮,曾参与创办山东大学。后因抵制军阀专权遭通缉,东渡日本。最终他选择远离政治,潜心向学,成为一代居士、收藏大家与古琴名家。日伪时期,他严拒利诱,坚守气节。

1963年,夏溥斋将毕生珍藏的300余件文

物,慷慨捐赠给故宫博物院、山东省博物馆及郓城县文化馆。其孙夏法圣承继家学,在宗教文化与学术整理领域延续文脉。

一座夏公馆,串联起夏辛酉的沙场功业、夏溥斋从革命者到文化宗师的跌宕人生,以及夏氏后人绵延不绝的精神传承,成为观照中国近代历史激荡与知识分子精神轨迹的一扇独特窗口。

作为郓城县市级文物保护单位,夏公馆的建筑本身即是历史的载体。典型的清式硬山建筑,砖木结构,抬梁式构架,布瓦覆顶,虽历百年风雨,主体犹存,细处仍可见当年匠心。

然而,时光侵蚀加之社会变迁,至本世纪初,这座熠熠生辉的府邸已日渐凋敝。据郓城县文物部门记录,夏公馆原为三进院落,仅存中间一进的正房与厢房,且“年久失修,破烂不堪”,附属建筑尽毁,处境岌岌可危。青砖剥蚀,瓦片零落,木构腐朽,这座见证百年风云的建筑,一度濒临倾覆。

“2012年,郓城县文旅局经多次考察,提交了

紧急抢修建议。工程于次年启动,分两期进行,核心原则是“修旧如旧。”郓城县文旅局相关负责人杨舒介绍。修缮中,能保留的旧材料悉数利用,必须更换的构件也力求形制、材质与原物一致。从挖补墙体、更换破瓦,到依据历史痕迹恢复垂花门与回廊,工匠们以细致手艺为这座老宅“续命”。

此次修缮,是一次成功的“抢救性保护”。它不仅让一处濒临湮没的历史遗存重获新生,也为地方保留下一处重要的文化地标,更在县级层面,为如何利用有限资源有效开展不可移动文物修缮,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。

“近年来,郓城县在文化遗产保护方面积极作为,以政策引领和机制创新为双轮驱动,争取资金对重要文物进行保护利用,建立巡查制度,并与高校合作开展研究与人才培养,不断提升文物保护专业化水平。”杨舒表示。

如今的夏公馆,虽规模不及当年,但格局宛然,风貌重现。硬山屋顶线条舒展,前出廊的格局保留着清式建筑的余韵。院内整洁有序,展览围绕夏氏父子生平展开,图文并茂,实物相证。它不再是一座危旧老宅,而是转型为功能清晰的纪念馆与爱国主义教育基地,静静等待着人们前来聆听那段并不遥远的历史。

从夏公馆望向更广阔的郓城,226处不可移动文物点如繁星散落。每一处都承载着一段历史,都是一把理解过去的钥匙。保护好它们,正是守护我们共同的根与魂。

文/图 记者 马源勤



## 趣谈鲁西南方言土语——「二梭子」

鲁西南的田埂上,常能听见老人对着匆匆奔走的后生喊:“你干啥去?慌得像二梭子一样!”这声嚷怪里的“二梭子”,是刻在当地人记忆里的方言土语,藏着老式织布机飞梭走线的旧时光,也裹着鲁锦非遗的温润故事。

要懂“二梭子”,先得认识鲁西南的老式织布机。这木头搭成的“大家伙”并非凭空而来,其雏形可追溯至新石器时代的腰机,历经商周演进、秦汉成熟,到明清时已形成适配民间棉织的定型样式,在鲁西南乡村落地生根,伴着一代代农人度过寒来暑往。它浑身是讲究:机身由机头、机座、木框架构成,像一位沉默的老匠人。机头连着绕满经线的线轴,两端木翅可调节转动;下方两块脚踏板(方言称“蹠”)连着重物,是分经的关键,这“蹠控综”的技法早在汉代便有记载;中间立着两片缣片,经线按规律穿过缣眼,再引入杼中;织工端坐机后,卷布轴静静等待布匹成形;最灵动的便是那只木梭,裹着纬线在经线间往复穿行,成为织布的灵魂部件。鲁锦织造只用一梭,单梭往复之间,效率与精巧兼备,正因这独梭梭疾速,才引发出慌张急促之意。

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,鲁西南的农村里,谁家没有一架木织布机呢?没有布就没有衣裳,在一切凭票供应的年代,一架织布机便是布票的重要补充。聪慧的鲁西南人在长期使用织布机的岁月里,将织布技艺不断发扬光大,由此诞生了著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——鲁锦。鲁锦并非真丝织锦,而是鲁西南民间手工棉织花布,其根脉便扎在这老式织布机上。从轧花、弹花、搓棉条,到纺线、染线、浆线,再到经线、闯杼、掏综,每一步都为上机织布做好准备。染好的色线通过缣片分出经纬,木梭带着纬线,随着织工脚踏板的节奏,“嗖”地穿过,经线随即闭合,机杼一压,纬线便与经线紧密咬合。织工眼观纹路,手递梭子,脚踏踏板,耳听“咔嚓”机声,日复一日,千变万化的几何纹样便在布面上绽放,“五朵梅”“喜字锦”皆由此而生。

织布机多由家庭妇女操作,也是从前女性必备的技能。过去,未出阁的姑娘在娘家就要学会织布,以便出嫁后担负起全家老小的穿衣之责,这也是一项重要的家庭经济来源。在封建社会,新媳妇只有成婚头三天可免早起,三天后便要起早贪黑,为家庭操劳。常常在家人都睡下后,她们仍在微弱灯光下纺线、织布。多少鲁西南女子就这样在织布机上也度过了大半生。

我对“二梭子”最鲜活的记忆,来自老家那架奶奶用过的织布机。20世纪80年代初,我小时候每次回老家,总见奶奶坐在织布机前,来回投掷那只被岁月磨得发亮、透着温润包浆的木梭。梭子如游鱼般在经线间穿梭,快得只剩一道虚影。一丝一线,仿佛永远织不完。几年前旧村改造,老家房子面临拆迁,织布机被搬了出来。不知是我长大了,还是织布机变了,记忆里厚重稳实的它,如今看来竟显得那样小……

所谓的“二梭子”,只是形容人匆忙、慌张的一种状态,正如那莽撞粗鲁的人称作“二李透”。如今,鲁西南的老式织布机早已走进村史馆,但从中诞生的“二梭子”一词,仍在街巷间流传。它不只是一句方言,更承载着老式织布机的岁月回响。每当听见这三个字,仿佛又见木梭翻飞,机声婉转,时光随着那飞梭,缓缓织进了绵长的乡愁里。张长国

## 活鸡膏董楼

位于曹县城西9.6千米的魏湾镇活鸡膏董楼村,原名董楼。《曹县地名志》记载:明洪武年间,董氏自山西洪洞迁居曹县,因建楼而命名为董楼;后以治疗接骨续筋、消炎止痛的活鸡接骨膏闻名,俗称活鸡膏董楼。

董楼村的活鸡接骨膏是以活鸡入药配制的膏药。它利用活鸡体内的特有物质,与中药材配比发生化学变化,从而达到缓解骨伤后疼痛肿胀、加速骨伤愈合的效果。活鸡接骨膏已有近200年的历史,是董氏先人结合民间传统膏药制作技艺,经数代人对配方的潜心研究和实践改进而形成的一套独特工艺。据制作此膏的老艺人介绍,其先人认为筋骨受伤关键在于气血受损,需借助药物调理气血,从而从根本上治疗骨伤。先人遍访民间接骨医师,结合其外治骨折肿胀疼痛的秘方,潜心钻研,最终成功创制出“活鸡接骨膏”,在消炎止痛的同时实现接骨续筋。

“活鸡接骨膏”是我国中医药文化的瑰宝之一,已被列入菏泽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。作为市级非遗项目,其制作过程如下:选用家养两年生柴公鸡作为基料和引药;宰杀公鸡(鸡血滴入碗中备用),用沸水烫后去毛,清水冲洗;取出内脏(留鸡肝、鸡心),去除鸡腿、鸡屁股、鸡嘴、鸡囊,剖下鸡翅、鸡腿备用。随后在石磨上用斧头将鸡身敲打成肉泥,直至手感无硬物,放入盆中与鸡血混合。再根据骨折患者的病情配制十余种中药材,用药碾成粉末,撒在鸡肉泥上,双手将鸡肉泥、鸡血与药粉搅拌均匀。

董楼村不仅以活鸡接骨膏闻名,还是曹县莲藕的主产地。该村地处黄河故道,莲藕种植历史悠久。初期未形成规模,20世纪50年代后,随着太行堤水库的兴建,村周边水域面积扩大,为莲藕种植创造了有利条件,种植规模逐渐扩大。至20世纪80年代,莲藕种植技术日益成熟,成为村民重要的经济来源,董楼村也发展为养鱼植藕专业村。

董楼村莲藕具有孔多、节大、身粗的特点,以质地白嫩、酥脆无渣、汁多香甜深受消费者喜爱。它富含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,滋补作用显著,既是烹饪佳肴,又是具有较高药用价值的保健食品。

近年来,活鸡膏董楼村依托西邻国家4A级旅游景区——黄河故道国家湿地公园及220国道绕村的区位优势,采用“支部+合作社+农户”的发展模式,整合农产品资源,形成水稻与莲藕种植、小龙虾与长工蟹养殖相结合的多样化农业业态,并在此基础上加工生产荷叶茶、故道香米、藕粉等优质农副产品。这些特产不仅是游客喜爱的伴手礼,还通过电商直播销往全国。

“荷花小村 魅力董楼”。2017年村庄改造后,董楼村成为道路硬化、村庄美化、路灯亮化等多位一体的亮丽新村,也成为湿地公园的又一观光亮点。这个宜居宜业的村庄,先后被评为“省级美丽乡村示范村”和“省级文明村”。

李瀚 鄆鸿



## 寿诞红袄

儿歌曰:六十岁,穿红袄,扭扭搭搭不显老;走到街上站一站,惊得小狗汪汪叫。大红袄,闺女做,细针细线缝半月,做好送往娘家去,半个跟头摔两跤。

乡村的老太太六十大寿时,闺女都要给老太太做一个大红色的新棉袄,以示祝贺。老太太穿上闺女给做的红棉袄,面庞发红,赶集上店,到处夸耀,心里那个美劲就别提了。就是外罩一件衣服,也要露出一段棉袄的下摆,生怕别人瞧不见。

棉袄多为传统对襟盘扣,针脚细密,棉花匀厚。襟边袖口常以彩线滚边,绣蝙蝠、仙桃等吉祥纹样。按老规矩,最佳是出嫁女儿亲手制作;若力有不逮,也需至亲中巧手者代劳,心意务必至诚。缝制时需专注静默,多在明亮光线下进行,以求纳聚阳气。

这红袄不仅是一件衣裳。一针

一线絮入的,是阳光的蓬松、土地的厚实,是子女贴身又贴心的守护。六十为一甲子,是轮回的圆满与重启。大红之色,意在为老人燃起一团生命之火,驱散暮气,寓意福寿绵长。

如今,轻薄保暖的衣物选择众多,此风俗也略有变通。或改为红绸套装,或为红色羊绒外套。形式虽异,其核心情感始终未变——那是对生命新阶段的礼赞;是对衰老温柔而积极的抵抗,是晚辈用最鲜艳的色泽,向至亲致以最质朴深沉的祝福。

文/孔伟建 图/王世会

## 鸣琴戴星 殊途同归

### ——单县二贤祠里的古老治理智慧

单县古称单父。位于旧城遗址的湖西公园内,二贤祠是了解当地人文历史的重要景观。为弘扬享有“单父二贤”美誉的宓子贱与巫马施的执政功德与德政文化,单县在原祠遗址上重建了二贤祠。

《单县志》记载,单父在春秋时期为鲁国邑名。宓子贱与巫马施皆生活于春秋末期,同是孔子门下弟子,位列“七十二贤”。

《孔子家语·七十二弟子解》记载,两人先后担任单父宰。宓子贱鸣琴而治,巫马施披星戴月,一逸一劳,执政方略迥异,却都政绩显著,使百姓安居乐业,民风醇厚,深受爱戴。

后单父百姓敬仰这两位贤宰,于是修建了二贤祠,并将县衙的“二堂”“三堂”分别命名为“鸣琴堂”与“戴星堂”,以垂范后世,祈愿地方昌盛。

《吕氏春秋·察贤》记载,宓子贱治理单父3年,任用贤能,自己常静坐堂上,弹琴吟咏,便得地方治理得物阜民丰。其治理方式被称为“鸣琴而治”。这一典故后来成为成语,意指以礼乐教化百姓,达到政简刑清的治理境界。

与宓子贱的风格不同,巫马施则是夙夜在公,事必躬亲,同样把单父治理得井井有条,备受百姓称颂。他的治理之道被概括为“披星戴月”。这个成语也流传至今,形容日夜操劳、尽心竭力的勤政精神。

据民间传说,巫马施曾与前任宓子贱探

讨为政之道。宓子贱说:“我之谓任人,子之谓任力。任力者固劳,任人者固佚。”意为:“我的方法是任用人才,你的方法是使用力气。用力气者自然劳累,用人才者自然安逸。”巫马施答道:“费我心思,劳我筋骨,能使百姓安定,我便心安理得,无愧于民,无愧于心,这便足够了。”

一日,孔子问宓子贱:“尧舜治理天下,尚且致力于求贤任能。你治理单父这样一个小邑,得失如何?”宓子贱答:“只得未失。在此推行老师传授的道理,学问更加精进;俸禄虽不多,却能接济亲友,情义更加深厚;公务虽有,却常得闲暇,身心更加安适。”孔子听罢,点头赞许:“你真是懂得为政之道的君子。”

时代变迁,治政之道愈发注重顺应民心、契合民意。善政作为单县“善文化”的重要组成,正通过具体的善治实践,不断将高质量发展成果转化为人民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。单县的社会治理与发展历程印证:弘扬古贤智慧,践行以民为本的善政,是持续提升群众幸福感与获得感的重要保障。

文/图 通讯员 刘波



纪念馆



二贤祠外观



“鸣琴而治”塑像